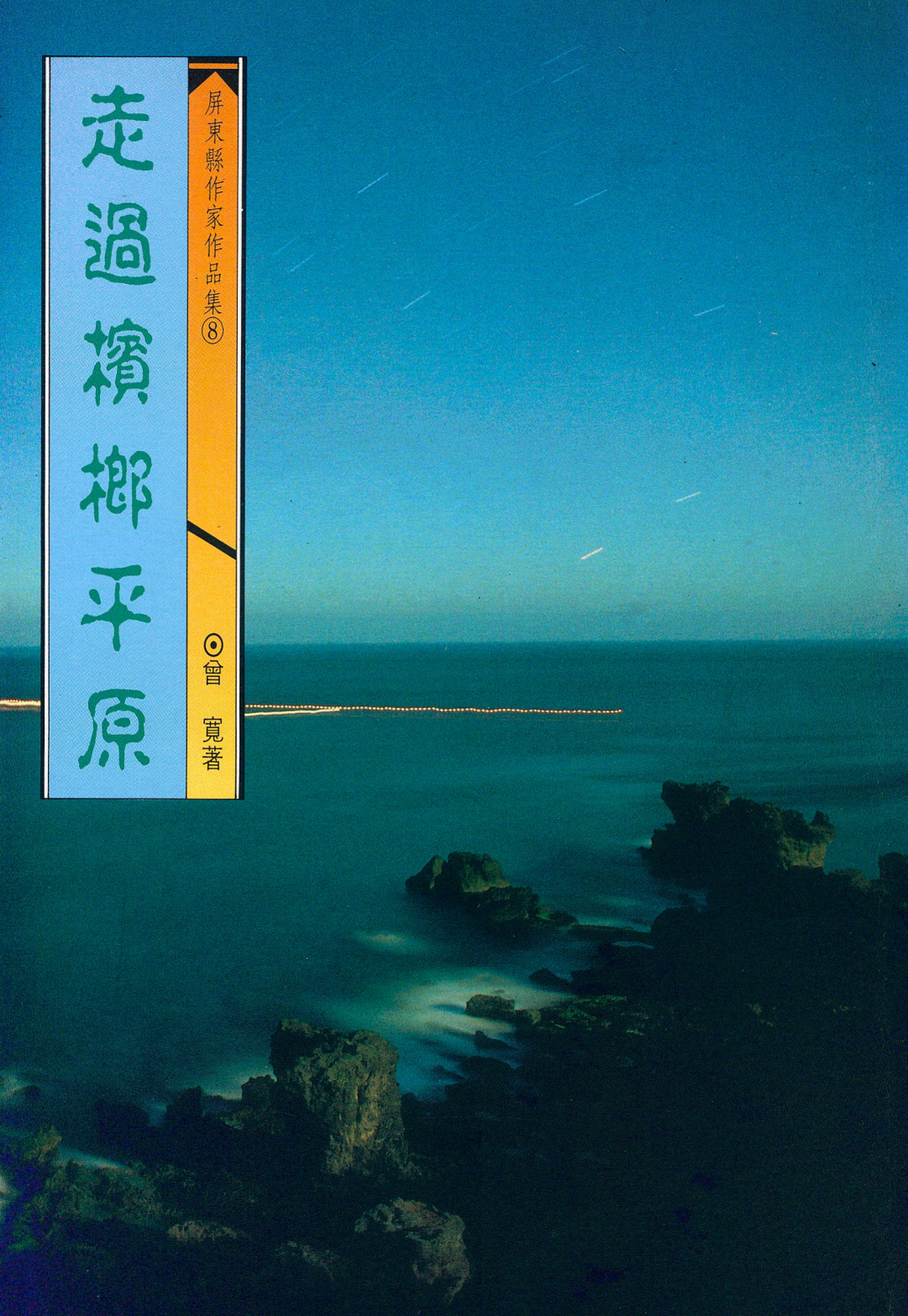


走過檳榔平原

屏東縣作家作品集⑧

◎曾寬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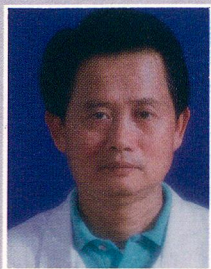
〔作者簡介〕

曾寬

本名曾富男，台灣省屏東縣人，世界新專畢業，現任教潮州國中。

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，發表園地都在台灣時報、台灣新聞報、民衆日報等副刊，後來，也在台灣時報副刊連載長篇小說「變色的太陽」、「山在融化」，新聞報副刊連載中篇小說「羅修女」。

現已結集出版的書有「天一方」、「陽光灑在老濃溪」、「落霧」、「南柯非夢」、「變色的太陽」、「富庶海岸」及「山在融化」等。



我走過檳榔平原

——南台灣土產新貌探索之一

德國、日本是世界有名的人造林王國，同樣地，屏東是台灣有名的人造林平原，所不同的是，屏東平原所產的不是檜樹、松樹，而是瘦高高的檳榔樹，雖然此木不成材，可是，它們卻是農民的搖錢樹，也為三教九流提供了風味獨特的「台灣口香糖」。

檳榔之鄉

屏東是靠最多海的縣，依山面海，地勢狹長，因此，受了地形、海風、水源的影響，由北而南，農作物皆有所不同，除了稻作相同外，北部植菸草，中部檳榔，南部洋蔥。

屏東平原中央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，他們來自廣東丘陵地，移民到肥沃的屏東平原後，世代皆以務農爲生，且由於民風保守，殊少改變農作，老古時代種稻，阿公也種稻，阿爸時代同樣種稻，直到這一代才有所改變，改植檳榔。

嚼檳榔的弟兄，誰都知道，台灣的檳榔仔都來自嘉義、屏東，不過，屏東卻佔了四分之三的數量，而屏東的檳榔又以萬巒、內埔兩鄉最多，尤其是四溝水、五溝水、東片、東勢等村，幾全被檳榔林所覆蓋，要是論台灣綠化運動何地最成功，上述村莊當是推行得最徹底、最成功。

也許植檳榔利潤大，近些年來，潮州、竹田、長治、麟洛、新埤等鄉鎮，也紛紛棄稻作改種檳榔，甚至有些經營檳榔生意的大盤商，以雄厚的資金，在山腳、山坡地，買下大片土地，全植檳榔也許有朝一日，檳榔的綠化運動，會推行到整個屏東山區。

筆者曾無數次地走過檳榔之鄉，由衷地讚嘆風光之秀麗，觀光客看膩了名勝風景區，實在應該下鄉走一趟「檳榔之鄉」，當會發現此「景」不同，而觀爲嘆止。

檳榔之鄉，條條大小道路，綠蔭成道，都是乾淨平坦的柏油路，兩旁是婆娑起舞的檳榔林，成排、整齊的，在檳榔花開時，還會洋溢著淡淡的花味，沁人心脾。

內埔、萬巒兩鄉，地勢不怎麼平坦，稍有起伏，沿途可看到大片起伏如海的檳榔

林，蒼蒼茂茂，襯托了山光嵐影，如詩如畫，美不勝收。

還有，住膩了高樓大廈，看膩了熙熙攘攘的街市。來到檳榔之鄉，處處可見爲檳榔掩映的花園別墅。這些房子不是都市大亨所置的別墅，全是植檳榔發財的農家。

檳榔原是不成材的籬笆

茅茨土屋、水牛、炊烟及檳榔樹，乃是昔日鄉村農家的版畫。

以前測量還未準確的時代，阡陌的田地，錯錯落落的農家，爲掌握自家的土地，也爲有個裏內裏外的區別，檳榔樹成爲最佳的籬笆。

這種常青樹，沒有枝桠，比棟樑還直，由於細瘦，不畏強風，每隔兩步植一株，自成一排排堅固不變的籬笆。

那時，檳榔除了可作籬笆外，其他用途祇有一項，那就是葉殼曬乾後可作扇子，有如芭蕉扇，幾乎家家都有幾把檳榔扇，作爲驅暑納涼的工具。

誰先嚼檳榔

小時，每次隨母親回外婆家，總可看到外婆一天到晚嚼檳榔，滿口鮮紅，又散發一種難聞的味道。那時，我不明白外婆爲何嚼檳榔？

現在，我再問年老的外婆，終於有了答案，原來，古時沒有牙膏牙刷，一般人保持牙齒的乾淨，不是用鹽巴洗牙，就是嚼檳榔。

檳榔仔纖維多，又摻石灰，自然成了最好的牙齒清潔劑。

幼時的記憶，嚼檳榔大半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少年郎似乎都不嗜此物，而今，恰是相反，老人不嚼，倒是少年郎愛嚼檳榔，尤其是黑道朋友，不嚼檳榔就不夠「格」了。

去高山，訪山胞，不分男女，都愛喝米酒、嚼檳榔，以前，平地若要娶山地姑娘，不需聘金，祇要幾打米酒或是大包檳榔，就可換取山地姑娘。由此可知山胞嗜嚼檳榔的程度。蘭嶼雅美族人，不愛米酒，祇愛嚼檳榔，雅美族是台灣山胞的一支，山胞愛嚼檳榔，是絕對錯不了的。

不過，為何山胞愛嚼檳榔？難道是也們自古留傳下來的習性嗎？不是，絕不是如此，答案應是山胞上山下山，易渴易累，嚼檳榔則可止渴提神。

恆春人愛嚼檳榔，幾次去恆春古城，大街小巷處處可見檳榔攤，這些小攤不同於別地的檳榔攤，是販賣未加料的菁仔，家庭主婦上市場買菜，總不忘記買包新鮮的菁仔，它幾同魚肉蔬菜一樣重要。

恆春的檳榔，人稱「大口檳榔」，是與眾不同的檳榔仔，跟山胞一樣，不分男女

，都愛嚼檳榔，惟嚼的人多半四、五十歲的中年人。

恆春人嚼檳榔，是跟比地終年吹拂落山風有關，嘴唇經不起風吹，易乾裂，而嚼檳榔則可保持嘴唇濕潤，不會乾裂。另一種原因是，恆春山區種植瓊麻，上山工作易渴，嚼檳榔可止渴。

如此說來，台灣最早嚼檳榔的人，當推恆春人及山胞，至於屏東平原則屬少數的老人，而平地的老人嚼檳榔的習性則可能受山胞的影響，因為，古時平地嚼檳榔的老人，多半居住在山腳下。

種稻不如種檳榔

萬巒、內埔是客家人的鄉村，民風淳樸保守近乎固執，為何會棄種稻而改植檳榔呢？

客家人來自黃河流域，五胡亂華時，開始向西南遷徙，且每逢亂事，就會像吉普賽人一樣四處遷居，這支流浪的民族，為求溫飽，世代下田都植五穀，已養成牢不可破的生活方式。

當然，客家人先民來台謀生，同樣承襲祖先生活方式，即使光復後，也一樣種稻為生。

問題是，近年來，台灣社會結構劇烈改變，由農業轉為工業，都工廠需要大量勞工，耕田一年才割稻兩次，到工廠工作，形同月月割稻，又可免受雨淋日晒，於是乎，年輕人紛紛離鄉到都市工廠淘金，也因此形成農村勞工極端缺乏。

工業社會，生活緊張，時間重要，人們漸漸改變生活方式，吃白米飯費時費錢，要煮飯又要煮菜，而吃麵食則簡單多了。於是，人們不再熱衷於吃白米飯，形成米糧過剩，價格高不起來。

也許有人認為，一斗米要一、兩百元，是挺好價格，比起二十年前高出好幾倍。但是，這種價格卻比日本差了好幾倍。

筆者曾去過日本九州鄉村，他們同樣種蓬萊稻，同樣種作方式，但，他們下田是開小貨車，出外卻是開轎車，這種富裕的生活，都是賜於每斗米七百元（新台幣）以上的好價格。

相反地，我們的米價不但低，而投下的資金卻高得驚人，尤其是屏東平原，一年三穫，土地過分利用，顯得貧瘠不堪，因而需要大量肥料，種稻變得很現實，你施多少肥料就長多少穀子，還有，此地屬於熱帶，稻作病蟲害特別多，台灣所製造的農藥，幾乎大半用在屏東平原，再加上勞工不足，工資昂貴，如此高成本，種稻變成沒什麼搞頭了。

訪問農民，問及擁有多少水田，對方若答好幾甲，筆者都會羨慕不已，以為收入一定會很高。可是，對方卻一臉無奈，謂耕越多田越窮，經分析之下，才知成本高於收割的價格。

現在，農民耕田的收益，客觀的估計是一甲田利潤三萬元，而這些錢等於他們下田的工錢，也就是說，若把自己工資算進去，所剩無幾，若是請人耕種，則分文全無，有時還要貼老本。

是時代使然，農民怨不得誰，政府年年高價收購稻米，又以低價銷往印尼、中東。農民越增產，政府的包袱越大，農民十分諒解政府的苦心。

是國際米價低迷使然，日本耕地比台灣大十倍，人口卻只有台灣的七倍，過剩的米糧自然比台灣高出許多，可是，日本是世界暴發戶，貿易出超高達三、四百億美元以上，高價收購米糧，反而有助於遏阻通貨膨脹，這點，咱們農民更諒解，誰叫我們不如日本。

種稻成本高，又找不到足夠勞工，守著老家守著水田的老農，有些祇好棄田不耕了，河洛人較富冒險精神，把水田闢為魚池，養起鰻魚、草蝦，銷往日本，一下子成為暴發戶。而保守的客家人，不敢投下鉅額資金養魚，改植不需要成本、勞工的檳榔，卻意想不到，檳榔竟成搖錢樹，年年搖錢，越搖越多，種檳榔的客家人有福了，發

財了。

嚼檳榔者有增無減

潮州是屏東平原最中央的一個鄉鎮，過去一直是屏東平原稻米的集散地，近幾年，它又多了一個名詞，那就是台灣最大的檳榔仔集散地。

潮州鎮跟萬巒、竹田、內埔、新埤毗鄰，由於交通方便，各鄉村所產的檳榔仔都匯集於潮州，然後才銷往全省。

筆者曾走訪潮州檳榔大盤商，其中一家店東告訴筆者，檳榔盛產時，他一天的收購量三、四十萬粒檳榔仔，這是何等驚人的數量。

屏東平原經營檳榔生意不只百家，若加上嘉義、台東的產量，台灣一天檳榔的需要量，當在二、三千萬粒上下。

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個數字是危言聳聽，台灣那有這麼多人嚼檳榔，當然，並不是人人嚼檳榔，而是嚼檳榔者消耗太多檳榔仔了。

那些人最愛嚼檳榔，據一位日銷四千粒檳榔的小販告訴筆者，最大的顧客是賭徒，有道理，賭博多半是「挑燈夜戰」，甚至激戰幾晝夜，誰能支撐下去誰就是贏家，因此，賭徒多半猛嚼檳榔來提神。

筆者曾多次徘徊於東港漁港，討海人上船都不忘帶大包檳榔去打魚，不祇是爲了提神，也爲了防止嘴唇被海風吹裂，而且，遇到嚴冬，凜烈的寒風日夜吹拂，嚼檳榔可禦寒。

司機先生，經常開車至檳榔灘，打開車窗，像經過收費站似的，遞出鈔票換來一包檳榔，嚼上幾粒，邊嚼邊開車，方可眼望四方，一路包平安。像這樣的司機，十有六七個，且多半是計程司機。

導播、導演也可列入愛嚼檳榔之群芳錄。筆者也曾看見一位姓湯的電視導播，邊嚼邊導，嚼個整天，都不覺嘴酸。相信他嚼檳榔的理由一定跟司機一樣，太累，不嚼會打瞌睡。

其他嚼檳榔者不勝枚舉，當然還包括黑道朋友，不過，他們嚼檳榔的理由並不是提神，而是跟一般人抽烟一樣，愛嚼台灣口香糖。

檳榔林似不夜城

一般說來，小偷突襲檳榔材多半是在夜晚時間，摸黑偷採，可神不知鬼不覺。於是，檳榔園主爲了防賊，也採取了若干辦法，首先是裝上日光燈，每隔十步裝一盞燈，讓檳榔林大放光明，如此偷摘的小賊就無所遁形了。其次是四周裝上電線，通上微

量電線，通上微量電流，使小偷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更妙的是，有的園主設想遇到，裝上警報器，小偷踩上電線，便會警鈴大作。另外，園主家裡警鈴也會發出聲響，園主可聞警前往檳榔園捉拿歹徒。

在儉樸的鄉下，一向省電，夜晚十點過後，除了幾盞昏弱的路燈外，漆黑一片。可是，村郊的廣闊檳榔林，卻徹夜通明，遠望真如不夜城。

菁仔的附加物

嚼檳榔，有人說是唐朝大文豪韓愈發明的，謂韓君下放廣東潮州時，無聊地摘檳榔試呷，一嚼便嚼出味道來，雖然此說有待考證，但，無可否認的，中國南方人嚼檳榔，當有一段很長的歷史。而且，嚼檳榔的附加物，也一成不變，古時候的人加什麼料，現代的人也加什麼料。這些料不外乎老葉、老花、老藤、石灰、紅灰及甘草。

種檳榔的人多，生產配料的人卻不多，所以，托了檳榔之福，獲利不算少。老葉，平常一斤廿元，冬天時候價格高漲至三百元。此物有點像絲瓜，有藤蔓，需要置架，讓它往上蔓延。據大盤商說，老葉以屏東萬丹社皮種植最多，員林永靖亦有生產。菁花，價格比老菁貴，便宜時是五、六十元，貴時是一千元。紅灰，價格較廉，變動很小，一斤幾十元至一百元。甘草，一斤一百元，至於石灰，價格就微不足道了。

配料那麼多，是不是要由檳榔攤位四處購買？不，跟菁仔一樣，也有由菁仔商人一併供應的。

檳榔攤雖然獲利很高，但加工卻不少，先要去掉菁仔的蒂殼，再浸一段時間清水，然後再剖開它，塗上石灰、紅灰，並夾上菁花、老藤、甘草，最後才用老葉包好，一顆可嚼的菁仔方才大功告成。

不過，嚼檳榔的人三教九流都有，所愛的配料也不同，有人不要老葉，也有人不要甘草，更有人需要紅灰加酒，粗獷的人則什麼也不加。

現在，什麼食品飲料都不斷地創新，獨獨檳榔歷久而不變，筆者倒認為檳榔的配料可以改革，諸如加一片人參，就變成人參檳榔了，一定大受歡迎，不過，話說回來，若真的加入人參，價格可就高得離譜了。不大衆化了。

檳榔隱憂

次次走過萬巒、內埔檳榔林道，看到兩旁的良田，紛紛改植檳榔苗。這樣一窩風的種植，真令人擔憂，擔心會重蹈香蕉的覆轍。

想當年，吳振瑞擔任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時代，香蕉大量銷售日本，價格好得很，屏東農民見風轉舵，紛搭香蕉列車，把稻田改植香蕉，結果，產量過剩，價格跌得

慘不忍睹，賤得餵豬，甚至倒入河裡。

同樣地，農民眼見檳榔價格看俏，大量盲目種植，供過於求，而它又不比香蕉可以外銷，價格勢必跌得不夠成本，同時，也會大大影響水田利用價值。

雖然政府由於稻米過剩不再鼓勵農民增產報國，但，檳榔畢竟不是民生必需的農作物，而且，台灣土地狹小，土地應充分利用，即使不種稻，也可改植高經濟價值的作物，諸如大豆、玉米等雜糧。

還有，檳榔汁染紅了公共場所，也爲人所詬病，在政府力求提昇國人生活品質的當兒，國人有增無減的嚼檳榔，隨便吐又紅又髒的檳榔汁，實有礙觀瞻，總會讓外國人覺得我們是二流國民。

另外，衛生當局，也爲了維護國人的健康，而大聲疾呼，要癮君子戒除嚼檳榔的惡習，因爲，醫學界人士以爲常嚼檳榔，易得口腔癌或破壞牙床。

由於這麼多隱憂，有心人士主張應該全面砍除檳榔樹，也有人提倡嚼檳榔，最普遍的主張是重罰隨便吐檳榔汁者。

不過，是否有人統計過台灣有多少人靠檳榔吃飯台灣各地擺檳榔者，少則一萬家，多者三萬家，以一家五口計，至少有五萬人靠檳榔吃飯。農民種稻已夠心寒了，種檳榔已視爲唯一的財路，要是不種檳榔，那又要種植什麼呢？玉米、大豆雖是民生必

需品，可是，農民卻覺無利可圖，原因是勞工缺乏，成本很高，且產量有限。

台灣自產煤，價格高於輸入的外國煤，且品質亦比外國煤差，在不斷發生煤礦災變中，煤工仍然沒有放棄採煤，原因無他，爲了生活，那麼多的礦工家屬，若是全面停止採煤，他們在無力改行下，生活豈不成問題？同樣地，靠檳榔吃飯的人。若捨棄檳榔業，生活亦成問題。

至於，嚼檳榔有害身體之說，雖然是有道理。可是，嚼檳榔者亦振振有詞，謂抽煙易患肺癌，氣管病，喝酒易傷肝，吃菜、水果有農藥殘餘，暴露在陽光下易得皮膚癌，而人們的反應呢？煙，照抽不誤，酒也照喝，菜、水果照吃，至於陽光，反而享受日光浴，如此說來，癮君子是有理由繼續嚼檳榔。

檳榔問題如何解決

若從韓愈發現檳榔可嚼開始，中國人嚼檳榔已有一千多年歷史，跟發現鴉片歷史相等。

鴉片導致中國第一次吃了外國的敗仗，導至於割讓香港，也導至於中國幾乎亡國。

鴉片，是毒，禍害無窮。

檳榔，有毒嗎？是百害無一利嗎？

我們都知道，人們喜歡嚼口香糖，並不是爲了可緩和情緒，還爲了防止口臭，可是不嚼口香糖後，依然口臭。

台灣的口香糖，卻比外國口香糖高明多了，嚼了十幾次檳榔後，可以消除口臭，就是停止幾天嚼檳榔，依然不會口臭。

檳榔真的有療效嗎？嚼檳榔的人，都會一致肯定，它可提神醒腦，可退火，可清肝，可防止蛀牙，甚至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降低血壓，尤其是後者，人們還可發現，嚼檳榔的人很少腦溢血。

醫學界似乎不能全然否定檳榔的療效，似乎應該予以研究，並作臨床試驗，並公佈真正正的效果。

當然，嚼檳榔易得口腔癌，破壞牙床，我們也深信它有這樣的害處，不過，致癌素可能不在檳榔本身，而是在「配料」，醫學家已作報導，荖葉、荖花可能有致癌的嫌疑，在此，筆者還認爲，石灰、紅灰也有可能是「殺手」，至少它會破壞牙床應該是正確的。

醫學界、食品界若真正關心嚼檳榔者的健康，應該研究無害的檳榔「配料」才對，因爲，癮君子不可能戒除嚼檳榔，而政府又不能全面禁止國人嚼檳榔，改進檳榔的

配料實有必要。

至於檳榔汁的問題，無可否認的，的確有礙觀瞻，的確不衛生，衛生當局可以跟隨便吐痰一樣予以罰款，同時，我們也勸導癮君子隨身攜帶塑膠袋，把檳榔汁吐入袋裏，並把塑膠袋包紮丟入垃圾箱。

結語

屏東是農業縣，屏東平原是台灣唯一的三穫之平原，雖然政府極力提倡綠化運動，而屏東農民以檳榔林來綠化良田，並不是正確的作法。

雖然，檳榔稍有療效，我們也不希望嚼檳榔的人越來越多，在醫學發達的今日，我們可以製造很多代替檳榔療效的藥品。

我們不希望檳榔種植面積擴大，就讓萬巒、內埔兩鄉保留現有的檳榔林吧，算作專業區，算作屏東的一景吧！

我們也希望政府正視屏東平原的農業問題，既然列為農業縣，就應該為屏東農民釐訂一套可行的政策。

筆者認為，台灣年年大量進口奶粉、牛肉，浪費外匯甚鉅，屏東農民種稻或雜糧不符合經濟價值，不妨勸導農民改行畜牧業，把良田闢為牧場，讓屏東平原綠草如茵

，讓屏東成為台灣的「荷蘭」，當然，更重要的，政府應保護農民利益，別一面鼓勵農民養牛，一面又爲了「互惠」而大量進口奶粉、牛肉。

●73年10月4日刊載於台灣新聞報